



父亲二三事

今天是父亲节。而我的父亲已经离开我十多年了，所以，心里空荡荡的。

我的父亲，说实话，没有任何让我炫耀的地方，他是一个其貌不扬不识字老实巴交又有点傻的人。父亲为养活五个儿子，像牛一样耕耘了一辈子，吃苦受累，没享到福就走了，至今心里一直愧对父亲。

挨打

记得我五六岁的时候，有一次和几个小伙伴到村子东北的高粱地里找甜高粱秆吃。甜高粱秆是一种废品，不长高粱，长的是一种黑乎乎的东西，秆子却特别甜，所以我们专挑这种高粱秆。结果被生产队的干部发现了，把我们几个带到村里，让大人来领，要求大人严加管教。因为损坏了庄稼，还要扣工分。

当着生产队干部的面儿，父亲让我跪在砖头上，脱下鞋子，劈头盖脸一顿揍。还好母亲很快赶到，不然我还得挨一会儿打。因为父亲下手狠，回去后母亲还和他吵了一架。

从此，在我幼小的心灵里，记住了

那次挨打，更记住了不能损坏公家的东西。一直到 17 岁当兵去部队，我再也没有动过生产队的东西。

送钱

小时候，因为家里弟兄多，光上学的学费都不得了，家里负担非常重，所以平时上学更没钱买学习资料。记得我上初一的时候，因为想买一本关于学写作的杂志，跟母亲要钱，母亲说家里没钱，我气得没吃饭就上学去了。

第一节课刚开始，父亲突然闯进班里，跟老师说给我送钱。他当着班里全体同学的面儿，说：“要钱要命啊！”班里顿时一阵嘲笑声。那一刻，我的脸臊得通红，羞得想找个地缝钻进去。

后来才知道，是母亲借了钱，让父亲给我送到学校来的。

从此，我好像一下子成熟了，真正理解了家里的难处，再也没有跟家里要过钱，就算后来结婚买房，再难再苦，也没有张口跟父母要钱。

送面

退伍后，我被安排到远离老家的

一个县城工作。村里我喊爷的一个人经常开车去平顶山拉煤，路过我工作的地方。父母疼儿心切，常让这个开车的爷给我捎土特产。

一次，父亲乘车给我捎一袋子小麦面，有七八十斤。父亲下车后，找了一个推三轮车的人，把面放车上，来到我住的莲花大道。可是，父亲忘了我住哪栋楼了，他对推三轮车的师傅说：“你在这儿等我一会儿，我去问问儿子住哪个楼。”结果，等父亲回来，推三轮车的不见了，分明是跑了。父亲急得直跺脚。我看着焦急的父亲，忙安慰他：“没事，一袋子面不算啥，你没事就好。”我心里真恨那个推三轮车的，抓住了非狠揍一顿不可，对这么一个老实的乡下人也忍心下手！

我安排母亲，再也不要让父亲单独来了，父亲不识字，没见过大世面，丢了东西是小事，安全是大事。

父亲不会说，也不会表达如何疼爱儿子，但父亲默默做着的事，无不饱含对儿子的爱。记得每年春节，在我快回去过年的时候，父亲迎风冒雪，不知道往村头跑多少趟，默默坚守在寒风里，等待儿子的归来……

（张细海 项城莲花健康产业集团）

一块甜甜的西瓜

儿子的饭卡里又没钱啦，早晨送儿子上学时就跟他约定，中午放学后再往卡里充点钱。

快要放学了，我等候在充饭卡的窗口前。只见儿子快活得像一只小鸟，飞快地从教室里跑过来，排到队伍里。不一会儿，窗口前就排了一个长长的队伍，几年级的学生都有，高高低低，胖胖瘦瘦，但队伍却整整齐齐的，没有一个小孩子不自觉地插队。先来后到，这一群孩子举手投足之间都彰显着这所学校在素质教育方面的成就。

轮到儿子了。只见他先把饭卡递给了窗内的老师，待老师在电脑上输入卡号后，又把左手里捏着的钱递给了老师，眼睛紧盯着电脑屏幕上的数字。

很快就充好了。餐厅里的师傅们早已把香喷喷的饭盛好，一盆盆在玻璃窗内陈列着，等贪吃的孩子挑选。诱人的香味从一个个窗口内飘出来，刺激着我的鼻黏膜，一下子把我的食欲吊起来了。

儿子眼尖，一眼就看到了玻璃窗口内那切得一块一块的红红的西瓜。本来我们并不打算在学校吃午饭，可儿子看到西瓜，坚持要买来吃。我告诉他：“咱们在外面买吧，外面的比这里的便宜。”可儿子哪里能听得见我的话，早一路小跑像风一样跑到了窗口前。待我定睛再看他时，右手里已托着两块红红的西瓜，微笑着从餐厅里走出来了。我的心里有点不舒服，为儿子不听我的话而不悦。

深绿的西瓜皮衬着红红的瓤，一粒粒的黑色西瓜籽有规律地镶嵌其间，与儿子那白里透红的小脸简直相映成趣。儿子的黑眼珠滴溜溜地转，西瓜籽却静悄悄的，似乎在等待着谁来品尝。我想，如果有位画家看见了，肯定不会放过这美好的瞬间，用最擅长的手法把这个画面画下来。儿子把那块大西瓜递给了我，他吃了一块小的。

我和儿子边走边吃，一块西瓜很快就吃完了，这时，我发现我刚才那不满的心情也早已随着西瓜的消失而完全消失了。

我突然觉得，一个人，不管你身在何处，处在何种情况下，那一刻也不管是开心还是痛苦，都应当用一种方式来替换一下，也许能峰回路转，出现意想不到的结果。

人生亦是如此。

（皇娜 鹿邑老君台中学）

父亲的行李包

从我记事起，父亲就常年在外打工，陪伴父亲的便只有他的那只蓝色的帆布行李包。

小时候，母亲带着我和妹妹在家生活，照料着几亩田地。父亲是一名木工，在省城的家具厂打工。因为家距离省城比较远，交通又不方便，父亲很长时间才回家一次。每次回家来，他都带着那只蓝色帆布行李包。那包里装得鼓囊囊的，除了装有父亲的被褥行李，还装着我们最爱吃的香蕉、果冻、奶糖等。

后来，因为家具行业不景气，父亲便辞了省城的工作，在市区的一家建筑工地找了个做木工活的生计。这样他每天骑着车在家与工地之间往返，那个大帆布行李包便很少用了。

那年夏天，我考上了省城的一所高校。去报到那天，一大早我就看到父

亲把他的那只蓝色帆布行李包又找了出来。也不知道里面都装的什么，鼓囊囊的一大包。到学校办完报到手续，在一个无人的树下，父亲打开那只鼓囊囊的包，从里面一袋一袋地往外掏东西。看着我惊讶的表情，父亲对我说：“你第一次出这么远的门，我特意让你娘给你炒些花生，煮几个鸡蛋，还给你买了你最爱吃的香蕉……”我接过父亲递过来的东西，不屑地对他说：“带这些东西干啥，学校卖啥的都有，带这些东西被同学看见该笑话我了。”“哦，对了，我准备在省城找个活儿干，这样离得近些，有啥事咱们爷儿俩能相互照应呢。”说完，父亲提起他那大帆布行李包，转过身，步履蹒跚地走了。

每当我想起父亲提着他那大帆布行李包转身离去的背影，我就很内疚和自责。如果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，

我一定不会责怪父亲，我一定会留下父亲，带着他参观我的大学，让他到我的大学食堂里吃最好的饭菜，我会让他晚上跟我住在宿舍的床上，跟他说很多话。

因为使用时间太久，在妹妹外出工作那年，父亲的那只蓝色帆布行李包便不能使用了。他再外出打工，便使用清洗过的化肥包装袋盛装行李。那年，妹妹在她所在的玩具生产车间，用下脚料给父亲缝制了一个蓝色的尼龙行李包。父亲拿到包的那一刻，拉拉这个角，拽拽那个边，爱不释手。

现在，父亲因为常年劳作，落下了腰腿疼的毛病，但是他依然奔波在打工的路上，带着他的那只行李包。

（韩辉 商水县舒庄乡吴庄）